

第二十三章 一樣的月光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閑坐在車上，想著剛剛藤子京在宮門口報知的那個消息著急，如果早知道妹妹已經提前回了京都，他哪裏還會管什麼王爺納側妃，禦書房內無聲雷，早就已經奔向了澹泊書局。

三個月前就收到了若若從北齊帶過來的信件，知道她終於可以離開青山，回到家鄉，範閑心中自然喜悅，依著妹妹信中的囑咐，讓婉兒在京都為妹妹細細挑選一個醫館的好地段。

沒料著婉兒挑來挑去，最終還是挑在了離太學不遠的澹泊書局對麵。範閑心想這也不錯，三兄妹也算是在街上也做了一回鄰居，但他沒有想到若若竟比信中說的提前回了，而且據藤子京講，這丫頭在府中居然隻停留了少許時間，便興致勃勃地趕到了醫館的所在地。

這兩年裏，範若若以苦荷大師關門弟子的身份，主持著青山上的一應雜事，她身為一位南慶人，加上又是範閑的妹妹，所以雖然有北齊皇室的默允及狼桃大師兄的支持，依然有些辛苦。

在主持山門之餘，範若若時常會下山，為北齊的窮苦百姓治病，她收費便宜，醫術又極高明，加上名頭又大，沒用多長時間，整個北齊都知道天一道門裏麵，又出了一位宅心仁厚，慈悲心腸的醫女。

這位當年京都的才女，在受到兄長很長時間的教誨之後，終於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標，一旦找到之後，她便變得極為執著，不然也不至於一回京都，不在家中停留，卻要去盯著醫館的進度。

範閑有些好奇地揉著眉心。暗想如今的妹妹究竟是變成華扁鵲還是風華了呢？要知道這可是他當年最擔心的問題。

...

今日之東川路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明明不是什麼節慶日期，卻湧入了無數看熱鬧的人，不知道內情地人，隻怕還會以為有雜耍班子正在裏麵表演。東川路地近太學，這些來看熱鬧地人。也大多是太學裏地年青學生。他們跼著腳。拉長了脖子往裏望。期望能看一眼當年名聞京都的範家小姐，究竟生的是什麼模樣。

江山代有才人出。四五年過去，當年京都出名的才子，一位賀宗緯已經入朝為官。紅極一時，另一位侯季常卻是遠在膠州，快要被人遺忘。至於京都最出名的幾位小姐，葉靈兒遠避青州，林婉兒嫁為人婦。再也不可能成為人們茶桌上地議題。如今在八卦圈內正當紅地。乃是王家小姐地野蠻，賀家小姐地懦弱，太學裏幾個皇族遠親的囂張。

用範閑曾經抄襲地一句評語來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範若若是個例外。她當年以詩才聞名京都。後來卻大得太醫院青眼，偏又拜入苦荷門中。在北齊獲得了極好的名聲，故鄉的人們如何能忘記？今日午間，她在醫館甫一露麵。便被太學裏一位教習認了出來。一傳十，十傳百。便成為了今日京都最轟動地新聞。

範閑掀開車窗的布簾。皺著眉頭，有些惱火地看著堵在自家書局門口以及未掛招牌醫館門口的年輕士子們。心想這些人未免也太孟浪了，麵色便有些不喜。

看著他的神情。沐風兒低聲陰寒說道：“屬下馬上把這些人趕走。”

範閑不置可否，藤子京輕聲說道：“我去清場。”範閑這才點了點頭。

他這些年好不容易在讀書人心目中保持了自己的清流地位，成功地洗滌了不少監察院地黑暗色彩，怎麼舍得讓沐風兒敗壞。也不知道藤子京下車後說了幾句什麼，那些堵在東川路裏地行人和士子們頓時散了。將街口空出一大片地來。隻是那些士子經過黑色馬車時，都極為恭敬地向馬車行禮，這才悄無聲息地退去。

看樣子這些人是知道了馬車中人的身份。自然不敢怠慢，尤其是那些士子本就將範閑看成了偶像，加上範閑如今還兼著太學裏的教授職務，哪裏還敢再停留能讓書生摧眉折腰相事，證明範閑不僅僅是權貴那般簡單。

...

東川路安靜了下來，範閑下了馬車，壓抑著心頭地激動，微笑著走入了書局對麵地醫館，也不及查看婉兒將這地方整治的如何，目光便直接瞥了進去，不料卻沒有看著若若地臉，隻瞧著那件看上去有些單薄的錦袄，略顯瘦弱的腰身。

範若若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醫館外麵地變化，此時早已經從失神中擺脫出來，正蹲在裏室裏整理那些藥材，她從北齊青山也帶回了一些南慶少見地珍貴藥物，此時正在思考應該如何存放。

聽著身後傳來的腳步聲，範若若沒有起身，直接說道：“還未開門，若不是急患，煩請過兩天再來。”

聽著這聲音，範閑便高興，加上這句話裏所蘊地醫者心腸，讓他不禁滿意地笑了起來，在她身後說道：“真要有病，哪裏還等得及你回來治，莫非我自己地醫術就差了？”

聽到這熟悉而又有些陌生了的聲音，範若若身子微微

馬上卻回覆了平靜，站起身來，背著範閑整理了一下轉頭，款款拜了下去，說道：“哥哥來了。”

雖刻意壓抑著情緒，但姑娘臉上的眉，眸中的瞳，唇角的弧度，無一不顯示著她內心的喜悅。

看著若若妹妹臉上的喜悅之色，範閑的心裏卻是無來由地一慟，不明所以，莫名其妙。他怔怔地看著妹妹，看著這張已經有幾年不曾見到的熟悉臉龐，看著那眉心熟悉的冰雪之意，在自己的麵前化成了三春裏的淡暉，輕輕歎了口氣。

然後他向前一步，輕輕摸了摸妹妹的腦袋。

若若微微低頭，習慣性地側了側。

就如同慶曆四年春天，範閑第一次來到京都，進入司南伯府時那樣，分隔已久的兄妹二人。隻需要一些話語，一個小小的動作，便可以驅散掉時光所造成的些許陌生感，再次回到很多年前好動的猴子與病弱地小猴子之間的情境，回到那些天南地北。托雁而行的片言隻語中。

範閑覓了個箱子坐了下來，看著依舊忙碌的妹妹，說道：“怎麼到的這麼早？”

“哥哥不也提前回來了？”範若若笑著應了一聲，抬起手臂抵了抵汗濕散開地鬢角：“路上沒耽擱，就早到了幾天。”

“千裏南下，也不說在家裏好生歇兩天，這醫館裏的事情自然有你嫂子安排，你隻管問診。不要操這個心。”

範閑不讚同地看了她一眼，發現妹妹雖然依然那般瘦，但精神顯得好了許多，而且或許是這兩年裏時常在鄉野僻壤裏行醫，膚色也黑了一些，甚至連眉宇裏常見的那層冰雪。也逐漸消失不見。

雖然時常有書信往來，但是總不及在身旁照顧的周全，範閑心頭有些自責，當初逃婚離國全部是他一手安排。看著妹妹便歎起氣來，也不知道她這兩年過的好不好。

“府裏的丫環婢女換了幾拔，我一個人都不認識，找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傻傻地在花廳坐了會兒。想想還是來書局看看，哪裏想到嫂子挑的地方就在醫館地對麵。”範若若很自然地把兄長拉了起來，免得他坐壞了自己放藥的箱子。說道：“這藥讓你屁股坐了，還怎麼給人用？”

“我是誰？我可是詩仙，如果傳出去，隻怕別人還會專挑這箱藥來買。”範閑講了個極冷的笑話，然後驚訝說道：“你嫂子呢？思思呢？”

範尚書攜柳氏回澹州養老，帶走了老宅裏一半的丫環仆人，加上莊子裏需要人手，丫環大了又要配親，不過幾年時間，整個範府對於範若若來說，已經變得有些陌生。

範閑極為敏感地察覺到了這點，心想連四祺那個貪睡的大丫頭，如今也正經成了位縣令夫人，數年時間，京都變化著實太大，不要讓若若有些不習慣才好。

“嫂子和思思帶著藤大家的去田莊了。”範若若好奇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是不解哥哥為何問了這麼傻一個問題，“今天我才和藤子京進城，當然沒有碰上她們。”

但凡大家大族，在京都外自有自家地田莊山林產業，更何況是範氏這種大族，範閑往年也常在這些田莊裏遊玩，卻一時沒有想到，時日入冬，該是準備年關的時節，如今執掌範族產業的婉兒與思思這個好幫手，正是忙的要命。

他有些頭痛地揉了揉眉心，說道：“你回來這是大事，再怎麼忙也該在府裏等著才是。”

範若若看了他一眼，沒好氣說道：“你我都提前了三天回來，誰能有那個神機妙算。”

範閑拍屁股起身，眉開眼笑道：“我至少能算到，你這時應該餓了。”

——我是休閒地，學習的分割線，鳴啦啦

如今的範府前後兩宅早已經打通，那個花園也被改了模樣，就連內裏住的人也不大一樣。範閑依然習慣和婉兒思思住在新宅那邊，父親大人居住的老宅便空了出來，早已有仆婦將若若當年地房間整理的幹幹淨淨，一如原來，範若若跟著範閑入門一看，思及在京都渡過的十幾年歲月，眼圈便紅了起來。

範閑卻是最看不得女人流淚地角色，當然，除了已經死了的丈母娘他趕緊把若若唬弄去了花廳，此時府中無人，兄妹二人相對而坐，以酒互敬，胡吃海塞，講述分別之後的各自人生，倒也痛快。隻是說到京都謀叛事時，若若擔憂無比，講到青山上的孤苦及北齊人的目光，範閑眼色有些惱怒。

“弟弟如今在那邊如何？”範閑放下酒杯，問了一句。範思轍一直還在處理北方的產業，雖說兄弟二人一直有書信來往，情報相通，但他還是習慣性地問了一句。從妹妹的言語中，範閑才知曉，原來思轍在北邊過的也有些辛苦，雖然北齊皇室明面上沒有做什麼手腳，但暗底下也是使了些不起眼的小絆子。

範閑沉思片刻後說道：“玉不琢不成器，北齊小皇帝一時不會真的翻臉。就由他在那。”

這兩年裏範思轍回了兩次京都，慶曆九年地春節也是在澹州過的。隻是如今範府一家人被迫天南海北相隔，便是聚上一聚也極為困難，每每思及此事。範閑心裏便是老大地不痛快。

問題在於陛下總不可能在這樣緊張的時刻允他辭官，父親也確實不應該再呆在京都。留在州照顧祖母，總比時刻擔心落個不幸地下場要好些。

範若若點了點頭，心裏對兄長地話是生不出一絲半點質疑。不論是弟弟還是自己，都是在兄長地安排下，才真正擁有了與一般權貴子弟完全不同地人生。最充實的那種。

“今兒先休息。改明兒再好好說話。這老王頭不在，有好些話我想找人說都沒處說去。”範閑有些口齒不清地咕噥了幾句，發泄了一下自己難得地鬱悶，在這世上的聊天對象。除了林大寶王啟年外。當然是五繡叔和被自己影響太多的妹妹最為合適。

範閑甚至敢和這四個人講大逆不道地話語。問題在於大寶過慙，不會說然後咧，王啟年跑了，五竹叔遁了，妹妹不在...卻終於回來了。

這種感覺真好。範閑難抑心頭喜悅，不知喝了多少酒。自然不肯吃解酒的藥丸。趁著酒意，居然趴在桌子上就進入了夢鄉。

範若若看著一身酒氣地兄長，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吩咐下人將他抬回了房中。又親自替他蓋好被子，整理好他那頭烏黑地長發，將頭髮裏地幾根針小心翼翼地取了出來就像幾年前範閑大婚之前時受傷時那樣。

回到自己地房中，範若若看著手頭耀著各式光芒的幾枝細針，忍不住微微笑了起來。心想嫂子應該也知道這些毒針。難道他們親熱的時候，就不怕紮出問題？還是說每天晚上都得收拾一遍？

她馬上醒悟道自己不該想這個問題，偷偷地羞紅了臉。趕緊將細針收入盒中範閑最後的保命絕招。本來就是他們兄妹二人在後宅裏親手做出來地，她自然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房屋是舊的，被褥是新地。人是舊的。心事也是舊的。範若若靜靜地坐在桌旁，透著窗戶看著外麵的庭園。想著哥哥先前酒酣快樂地模樣，有些出神，從談話中，她知道兄長這幾年在京地過地雖然順意，但總有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壓力，讓他難以開懷。

她歎了口氣，披了件夾衣，走出房間，在庭園裏的舊時月光下漫步。在她身後地房內，將殘的燭光在找影子訴說它的夢想有多亮，身上與往年一樣的月光，怎麼卻看得她越來越心慌。

...

但範若若清楚地知道這一切隻是虛妄，且不論自己地心思究竟能不能容於這個世間，最關鍵的是，從很多年前開

始，哥哥便習慣性地把自己當小孩子一樣照顧看待，霽月心懷裏，從未曾有過那等想法。

她不由微澀無奈一笑，暗想趕緊把醫館開起來吧，世間還有那麼多需要自己幫助的可憐人們，何苦當此初冬之景，想自己這些難以宣諸於口的小兒家情思。

一旦思及這些事務，灑落她清秀地容顏地月光，都顯得平靜起來。數年北地生活，讓這位姑娘家的氣質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平靜之中不再有那種淡漠，卻多了幾分拿得起放得下的從容不迫

且不說範家小姐回京，造成了什麼樣的轟動，隻說範府便熱鬧了許多，得了消息地林婉兒一行從田莊趕了回來，姑嫂相見，自有一番親熱，尤其是見了侄女和侄兒，範若若更是開心不已。

這一家子其樂融融，本就是京都大宅裏地異數，隻是這種氛圍卻保持不了多久，因為範若若急著要開醫館，而宮裏也讓範閑帶著若若入宮見駕。

醫館的事情自有人去做，見駕也隻花了一天時間，然而範府第二代地年輕人們卻再也閑不下來。範若若在青山學藝數年，第一次回京，自然有許多長輩親戚要去拜見走動。

第一站毫無疑問便是與範府關係極好地靖王府。

若換成以往，這種走動極為尋常，可是問題在於範若若險些成了靖王的兒媳婦兒，後來卻被範閑送到了北齊苦荷門下，靖王爺這兩年一直記著這事兒，見著範閑便長嘯短歎，兩家間地情況有些小尷尬，所以範若若知道要去王府，心下不免有些不安。

“有什麼好不安地。”範閑看著妹妹的神情，想著弘成自苦於定州，心頭一顫，也不知道自己當年究竟做對還是做錯了，勉強笑著說道：“過年時，弘成也要回京，難道你準備一世躲著不見。”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